

## 深读·读人

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,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莲花池边、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: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,现在和将来,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?

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,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,陪他在北大校园散步。尽管天天变换路线,但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:“多少时光过去了,它依然是这样。”

# “抚慰内心”的侯仁之

本报记者 任鹏



▲北京永定门城楼复建竣工时,侯仁之登上城楼眺望。

## 个人简介

侯仁之,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。1911年生,祖籍山东省恩县(今平原县)。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,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,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侯仁之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,被称为“中国申遗第一人”。

12月6日,祖籍山东恩县(现为平原县)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在北大学校医院里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。

没有外人打扰,也没有特别的祝寿仪式。连侯仁之任教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也跟往常一样安静。按照事先约定,北大校长周其凤代表师生为他送去了鲜花。

北大图书馆里,静悄悄地举办了一场关于侯仁之的展览,展出了他的照片、论文、书信等。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说,到图书馆借书的师生也许会停下来,看一看。

百岁生日就这么过去了,并不为多少人所知晓。如同侯仁之关注了一生的北京城老建筑和文化古迹,它们改变了多少,留下了多少,同样不为很多人知晓。

而对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研究,侯仁之坚持了一生。

就像《尼罗河传》作者埃米尔·路德维希说的:为一个伟大人物写传记时,眼前仿佛看见了一条大河;为一条河流写传记时,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

## 一座城绝对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起源

如今,在侯仁之许久没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的客厅里,挂着一幅莲花池风景照。照片中,绿水澄澈,川亭望远。

如果不是侯仁之的坚持,此处“北京城最早生命来源”的水源,已不复存在。

“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,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,也绝对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起源。”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还清楚记得侯仁之这句话。

那是1993年,北京新门户——西客站最初选址,曾考虑利用莲花池,因为这里池水几近

干枯,方便地下建筑,而且没有居民搬迁问题。

但侯仁之反复建议,强调“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”。最终,北京市政府把西客站主楼往东北移了100多米。

这处干涸的水池仍让侯仁之放心不下。他继续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,再现历史风貌。

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很了解侯仁之为何忧心忡忡。

在他的建议下,1998年4月28日下午,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,邀请侯仁之做报告。

面对坐在面前的高级干部,侯仁之做了“从莲花池到后门桥”的报告,话并不好听,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,“后门桥残破的情况我感觉是挺可悲的。”

这座后门桥,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。当时,两边石桥栏破损,水面用广告板挡起来了。“说句不好听的话,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。”

北京市政府后来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,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,引什刹海水,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。

## “中国申遗第一人”

同样因为侯仁之提议而保存下来的,还有历史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古迹——卢沟桥。

这座珍贵的古桥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保护不善,桥身遭到严重毁坏,石狮、栏板、望柱一半以上被震裂,桥墩条石有的已被腐蚀为蜂窝状……

侯仁之当即写出《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》一文,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《北京日报》上,表示“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,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”。

6天后,北京市政府决定:卢沟桥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。此后卢沟桥又进行过多次修整。

侯仁之把自己对北京城的爱称作“知之愈深,爱之弥坚”,并一度把这8个字,作为一本文集的原题。

而侯仁之更为人所熟知的,是他的“中国申遗第一人”称号。

据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回忆,在1985年全国政协会议之前,他收到侯仁之的来信。侯仁之告诉他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,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,希望与他联名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一份相关提案。

在此之前,中国还没有注意过此事。侯仁之是在1984年赴美访问期间知道这一公约的,这给他触动很大。1985年的政协会议上,他联合阳含熙、罗哲文和郑孝燮3位委员共同签名提交提案。当年11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。1987年,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。

这让人想起梁漱溟的一句话:人类面临三大问题,顺序错不得。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,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,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。

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,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的莲花池边、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: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,现在和将来,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?

向年轻人敞开的61号大门

## 向年轻人敞开的61号大门

如今,侯仁之暂时离开了居住60多个春秋的燕南园61号。

20多年前,这个园子里,有诸多大师级学者:陈岱孙、冯友兰、朱光潜、林庚……

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仍记得,那时,北大学生穿越燕南园去图

书馆,常能看到这些衣着朴素、和蔼可亲的大师,可以随时与他们交谈。“如今这些,都已经成了永远消失的校园风景。”

侯仁之早年留学英国,养成了外出活动穿着西装的习惯。即使夏天,也穿上一套浅色西装,仪表堂堂,风度翩翩。

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至今记得老师侯仁之的风采。那年,唐晓峰跟侯仁之上的第一节专业课,是在圆明园里。

那是金秋时节,唐晓峰犹记得:园内阳光斜射,落叶缤纷。侯仁之带领研究生,在一处处遗迹间漫步,随走随讲。在侯仁之的讲述下,眼前的土岗、河床、废墟“霎时间变成了有灵之物”。

而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另一教授邓辉说,后来他才逐渐懂得侯仁之的教书育人名言:“为师之道如叩钟,大叩大鸣,小叩小鸣。”侯仁之指导学生,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,是引导学生去发现、思考。

而燕南园61号大门常向年轻人敞开,学生可以随时到家里请教。郝平在拜访侯仁之时,常碰到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。

2002年前后,一名叫王珍慧的北大学生,曾在侯仁之隔壁借住。一天,出于仰慕,她贸然闯进了61号。没想到,这两位老人对待她,像是对待自己小辈。

甚至在82岁时,侯仁之还兴致勃勃开了一场全校性的选修课。在电教楼的一个大教室,100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《北京历史地理》。

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。此后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站上讲台了。

而往前数十年,考入北大的全校新生,入学第一课,就是听侯仁之讲“历史上的北京城”。

这已经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惯例。

侯仁之的课讲得好极了。历史系、中文系、哲学系的学生,简直疯了似的去听。有些老学生,听了还去听。很多学生至今仍记得,侯仁之的课,逻辑性好,思路清晰,让人不用做笔记。

## “多少时光过去了,它依然是这样”

而作为学生的侯仁之,从恩师洪业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包括不给学生的书作序,都是受到恩师的影响。

因为痴迷授课与研究,侯仁之在1980年主动辞去地理系主任职务,减轻行政工作的负担。更早些,他还曾担任副教务长。

曾有青年问中科院院士工作局领导成员孟辉:如果从政,侯仁之至少官至部级吧?孟辉回答:侯老和那一代知识分子,可能连想都不一定想过从政,更不曾想过拿自己的经历作为仕途的资本。

凡是拜访过侯仁之夫妇的,都会印象深刻:每次告别,侯仁之腿脚不便只能合掌道歉,夫人张玮瑛先生则无论冬夏,一定要出门,鞠躬致意,目送客人远走至看不见背影。

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亦功记得:20年前拜见侯仁之,他坐在洒满阳光的小客厅,茶杯里的绿茶弥漫着袅袅的香雾。一晃20年,岁月像是一列驶去的华美的梦幻列车。

有幸的是,相识于1932年的侯仁之和张玮瑛,从青春到晚年,仍然相依相守。

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,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,陪他在北大校园散步。尽管天天变换路线,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:“多少时光过去了,它依然是这样。”

# 2011

## 齐鲁风尚大奖

ILU FASHION AWARD

山东两大权威媒体巅峰巨献  
凭借真正覆盖全省媒体资源  
打造齐鲁地产年度盛宴

主办: 齐鲁晚报 生活频道 承办: 齐鲁地产

山东电视生活频道《齐鲁地产》